

中国文学经典



夏雨【著】

感

一部引人入胜的社会小说，它激起了时代沸腾的脉动，将战争的残酷、人性中的善良和正义呈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引发人们对生命和战争意义的思考。

一场战争，一段岁月，一部动人心弦的史诗

活着，就是胜利，死亡才是失败

美国南方出版社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感

夏雨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封面设计：曾庆春

封面图片摄影：马文荣

© 2024 by Yu Xia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4年2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386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 2024930371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4930371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613-5

作者简介



夏雨yu xia 1965-

作家，1965年生于江西都昌县，现居广西南宁市。1983年11月应征入伍至广西边防某部侦察连服役，多次参加对越作战；期间发表并出版了《法卡山下女兵情》《记住南疆》《边关谍影》等一批军事题材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并多次获奖。1991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海南、广州、北京、南宁等地从事记者、编导、编辑、大学教师等工作。近年创作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历史小说《流浪的水》，长篇都市生活小说《嫩绿》，长篇军事小说《惑》《刀锋》，其中《刀锋》获第六届新浪原创大赛优秀奖。

内容简介

主要讲述1977年恢复高考，夏梓焱考取北京某大学，期间邂逅艺术系诗友柴美丽，俩人相知相识。平静的大学生活很快就随着一场抗议越南反华排华的游行示威活动而结束了。夏梓焱应征入伍奔赴南疆前线，卷进了不可避免战争与死神追逐的漩涡。

华裔银行家林义夫世代居住在西贡市，越南全国统一后，将他这类的有产阶级驱离住所进行奴役的所谓“新经济区”运动，给他一家带来灭顶之灾。

越南人民军少尉黎文英原本是一个正直、善良、上进的有志青年，却逐渐变成了一个嗜血如狂的冷血杀手……

三条线索交叉进行，从1979年到1989年，从象牙塔里的北京高校到腥风血雨、杀机四伏、丛山峻岭莽莽的高平，小说以夏梓焱、尹桑、胡志清等人物命运的变化为线索，经典地描写出了在动荡的世界情势下，中国上一代人的亲身经历。

目 录

第 一 章 微物	001	第二十三章 姹紫嫣红	185
第 二 章 向西贡进发	005	第二十四章 阴影之下	189
第 三 章 沉在河底的落叶	025	第二十五章 舞蝶	196
第 四 章 原地休整	032	第二十六章 过桥时被风刮去了	202
第 五 章 明暗之间	041	第二十七章 斯人若彩虹	207
第 六 章 袭击平福村	049	第二十八章 不适应者	212
第 七 章 稻草人	058	第二十九章 鸿雁在云鱼在水	217
第 八 章 占领独立宫	061	第 三 十 章 风暴潮	222
第 九 章 上梁	071	第三十一章 失散的背影	227
第 十 章 被解放的西贡	078	第三十二章 流亡者	233
第 十 一 章 高考	086	第三十三章 风口与方向	243
第 十 二 章 入城仪式	090	第三十四章 别无选择	252
第 十 三 章 体检	098	第三十五章 汉家烟尘在南疆	261
第 十 四 章 事变的前夕	101	第三十六章 至暗时刻	265
第 十 五 章 政审风波	107	第三十七章 奔赴南疆前线	268
第 十 六 章 Catinat咖啡馆	117	第三十八章 出逃	274
第 十 七 章 烧尾宴	131	第三十九章 骰子已经掷下	279
第 十 八 章 暴雨将至	143	第 四 十 章 海上浮动地狱	287
第 十 九 章 恰同学少年	155	第四十一章 二月十七日	298
第 二 十 章 社会主义改造	161	第四十二章 崩崖	307
第二十一章 加入春蕾诗社	168	第四十三章 向着死亡进军	312
第二十二章 亲华大清洗	178	第四十四章 二十二个掩体	324
		第四十五章 纵猎	331
		第四十六章 纸糊的窗户	338
		第四十七章 较量	341
		第四十八章 漫漫长夜	349
		第四十九章 偷袭	357

第一章

微物

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夏梓焱知道为什么而活吗？在周围人看来，他似乎只为活着而活着。但对他而言，生死都走过一遭了，还有什么大风大浪不能平淡去面对？活着，就是胜利，死亡才是失败。

夏家位于鄱阳湖北岸，夏梓焱无忧无虑地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那时的乡村跟现在不一样，即便是在偏远山村，也要抓革命促生产，时刻不忘揪阶级敌人。生活全凭票证供给，什么粮票、布票、油票、糖票、自行车票……不过令夏梓焱印象深刻的却是乡村的四月。那是希望的春天，村舍的青砖，灰瓦，尖顶，全都静静地展布在小山的斜坡上，活像寡言的汉子，安然地抽着一杆旱烟。山下河水清澈，沿河两岸，结荚的油白菜，田野里裸露的禾苗，伴着成片的翠绿，在浓浓雾气中轻轻摇曳。

张岭中学离夏家村不远。透过教室满是灰尘的玻璃窗格，可以看到笔直的一条小巷、一条拖拉机和自行车碾压出来的通向远处的碎石路、排列不整齐的房子和低矮的青砖围墙。柳树不时从外面窥探着室内，似乎要把蒙了一层青色凝脂般溼湿的枝条伸到课桌上来。夏梓焱两眼望着小巷，就想起十年前的这个时节，他和妈妈去姑妈家里品尝新茶。那是个很美的地方，它的景色会让他记起酷爱大自然、常常带他一起读“四书五经”的父亲。另外使他感到高兴的是，又可以和比他大两岁的表哥一起去水田沟里寻黄鳝。

四月的乡间真是热闹非凡。到处是一片恣肆的绿，当插在地上作为篱笆的树木枝干生根且开花时，界限就变模糊了。砖墙现出绿苔，弯豆尖的藤蔓蜿蜒爬上电线杆，野生爬藤植物进出铝红土岸。爬过淹水的道路，黄鳝就藏在有积

第五十章 寻找宿营地	362
第五十一章 清剿	375
第五十二章 无名高地	384
第五十三章 同自己人交战	392
第五十四章 十条军规	399
第五十五章 女俘虏	406
第五十六章 遭遇伏击战	412
第五十七章 移动目标	422
第五十八章 捕食者	427
第五十九章 欢迎你到越南来	433
第六十章 初识尹桑	437
第六十一章 爱，就在那里	443
第六十二章 今夕何夕	450
第六十三章 纸灰起	456
第六十四章 阵亡通知书	460
第六十五章 4号阵地长	468
第六十六章 收复法卡山	480
第六十七章 战地女记者	484
第六十八章 自己的叙事	490
作者寄语及致谢	498



水的洞穴里。老话说“三月三，蛇出洞，藕出簪”。冬眠的蛇出了洞，冬眠的青蛙也出了洞。他和表哥总是在夜晚下到稻田，他负责背鱼篓子和打手电筒，表哥则负责寻找黄鳝藏身的洞穴。一到夜晚，每刻都能听到青蛙用一种呆板的音调唱出浑厚的“蝈蝈”之歌，中间似乎有意停顿，好让这宛如火车汽笛一般冗长惹人迷惑的声音，丝丝入扣地传遍四周原野。经过一个季节冬眠的蓄精养锐，青蛙俨然已成了夜间稻田里的主人。它们动情地歌唱。一声蛙鸣，一串附和；一只蛙跳，一阵水响。还有，那些不知是什么虫豸的声音也夹杂在一起吟唱，似乎只有如此尽情地表演才能引起夏梓焱的注意。馥郁的花香仿佛迷了路，滞留在空中，被溽暑一动不动地凝聚在田埂上。夏梓焱跟着表哥一会儿向右拐，一会儿又转到左边，在悦耳的虫鸣、蛙潮声中，似乎听到了父亲在天上的声音飘荡在水田上空。夏梓焱周身颤抖，不时产生一种错觉，仿佛父亲正在回答他的呼喊，召唤他到什么地方去。

这种奥妙的呼喊压倒其余的一切，折磨着夏梓焱，妨碍了他的学习。可是生活当中还有许多事同样妨碍他。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让他分心的干扰并没有使他不安。

夏梓焱热爱艺术，喜欢文学。他曾幻想过自己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把他的家族和他受伤的童年在生死存亡这样的命题下各自所采取的行动，用略带忧郁的语言进行文学化叙述；他相信那是一种在灵魂游离自己躯体时，类似于噩梦状态下的语言对“人之外”的生存空间进行的探测性叙述。但写这本书他还嫌过于年轻，于是便用诗来代替，犹如画家一生都在为一幅深思熟虑的巨作勾画草图一样。

夏梓焱把自己写出来的每一首诗都看作是白杨树上的绿叶，而且总能以宽容的心态去看待那些已经发表的缺点明显的诗。夏梓焱认为，阅读是关键。在人们对诗歌长期冷漠、贬责甚至拒绝的今天，在诗歌和社会越来越相互疏远越来越需要解释、沟通的时候，阅读也显得更为至关重要，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对于诗人。

夏梓焱知道，他的全部性格特征的形成和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易经》是关于天道、地道、人道、社会之道大统一的学问。在“文革”时期，夏梓焱的父亲每天都挣扎在死亡线上，他除了钻研儒家学说来寻找出路外，还研究《易经》。不过那时夏梓焱还是幼年呢。



起初在读《易经》的时候，夏梓焱感觉到并没有什么收获，一切都无所指也不知所指。但是渐渐地，他顿悟到一种像大水冲决堤坝奔腾无阻挡的感觉，这个时候的他心境平淡，满怀喜悦，又充满希望和生机。这样一种感悟也告诉他：凡事不可过于执着，要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挫折乃至失败。人生本来就有缺陷，有苦有乐的人生其实是充实的，有成有败的人生是合理的，有得有失的人生是公平的，有生有死的人生是自然的。人生就如一只漂泊的生命之舟，无所牵系，却有各种承载。

这种思想对夏梓焱的朋友丁仆产生的影响更大。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丁仆考取大学后选定了哲学作为专业。

对于夏梓焱而言，父亲的影响促使他前进，解放了他的思想，然而对丁仆则是一种束缚。夏梓焱知道丁仆的父亲是县畜牧局的一名技术员，因富农成分不幸被清理出了革命队伍，最后全家一起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正是这种出身对他那种极端的迷恋所起的作用。他出于审慎分寸感才没有劝说丁仆放弃他那古怪的想法。

历史老师在讲克利斯提尼的“陶片放逐法”。当他讲到一个陶片相当一张选票的时候，天色昏暗，一道闪电划过，响起雷声；一股尘土带着清新的气息从窗口涌了进来。两个同学起身去关窗，历史老师大概是忘记关宿舍的门窗，他丢下课本跑出教室，刚一开门，从门缝刮进来一阵穿堂风把课桌上笔记本里的吸墨纸吹得在教室里乱飞。

门窗关好了，外面已经下起了雨。银线般的雨水从屋檐斜斜地掠过，猛击着松散的地面，像炮弹似的将泥土翻起。操场东面，门洞上雕刻有向日葵图案的苏式老房子，主楼高耸的山形屋顶低垂下来，陡度也变小了，像是一顶拉得低低的博士帽。布满苔痕的青灰砖外墙已经松动了，而且因地面往上渗出的湿气而微微膨胀。荒芜、长满野草的花园，充满了小生命的耳语和疾行。矮树丛中，一只黄鼠狼靠在一块闪亮的石头上摩擦身子。翼镜铜绿的花脸鸭为了寻找配偶，满怀希望地在有许多浮渣的水塘里嘎嘎地引颈鸣叫，声音尖而清晰。一只湿淋淋的野兔掠过荒坡上的白菜地，一头扎进了多刺的洋槐幼林。

暴雨的势头已经减弱，逐渐远去。远方还隐隐地听见稀疏的雷声。雨还继续在下，雨水顺着树叶和屋檐轻轻地流淌着。无声的闪电不时照到教室和夏梓焱的身上，稍稍停留一会儿，似乎在搜寻什么。趁历史老师回到教室之前，夏



梓焱急忙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几句话：

冬梅，明天是周末，说好了我要回家干活。报纸刻蜡版、油印、折页的事，请与丁仆联系。我相信他会乐意帮忙的。

他写好这张字条后，把它递给了那个叫李冬梅的同桌。

李冬梅接过字条，似乎想要急于揭开里面隐藏的秘密似的，她先是转过脸看了夏梓焱一眼；眼睛一瞥之余，目光矜持的平静面容，升华为典雅而温馨的神情，仿佛区区几秒钟，烈日当空的艳丽耀眼上升为夕阳余晖般的庄重气质。看完纸条后，她将长睫毛往上一扬，迅速用同样的方式给夏梓焱回了一张纸条：

很快就要高考，看来《大地报》只能出到这一期了。我会去找丁仆来做这一件事。他刚加入我们的文学社，身为会员这是义务。况且这期《大地报》上我们刊发了他的一首诗，他没有理由会拒绝的。



第二章

向西贡进发

黎文英戴着一顶木髓盔帽，满身是汗，坐在一辆坦克的炮塔后面。这辆编号为843的T54坦克体型庞大，正沿着边和至西贡的一号高速公路急速行驶。在坦克长长的炮筒前方，不远处那苍翠欲滴的青山后就是西贡。

多么柔和的春天呀，黎文英暗自思忖。他臂弯里抱着一支轻型冲锋枪，嘴里嚼着橡树果。此刻，坦克履带碾压地面的嘎嘎声和引擎的噪声清晰可闻，因为这是在农历三月底四月初，1975年的最后几个月。在这片被西方人称之为“豹斑”的广袤的越南南方丛林，只有太阳附近逗留着几小片云，渐渐变得苍白。在蒸腾的水雾中，一片野芭蕉林、董棕和杪椏向奔河岸边延伸。

他转过身，想和身后的胡敏少尉聊上几句。胡敏是特工团的政治员，这次他和黎文英一起搭乘第203旅的坦克向西贡进发。他那幅尖窄的脸一路被晒得通红，中等鼻梁，眉骨比颧骨突出，长着两只被风吹得像蒙上了一层灰似的双眼皮的大眼睛，有明显的眼窝，眼珠和头发一样都是深棕色。他身体孱弱，学者模样，聪明灵活的神态时不时地一闪而过，戴上凉盔活像个从战场逃离焚城的难民。战前他是河内一家华文报社的摄影记者。有年春天，他曾到中国桂林旅游，当时在漓江边上就和正在桂林陆军学院深造的黎文英交上了朋友。

黎文英咧嘴冲他笑了笑。行进途中，坦克似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履带陷入了弹坑里怎么也出不来，顶上的几挺机枪不停地乱转。其余的坦克在向新的道路方向驶去时不得不绕道而行，在道路左侧的沙土上留下了痕迹，一段高速公路的隔离带也被碾翻了。颠簸之下，胡敏差点被抛下了坦克。

“你笑什么，少尉同志？”胡敏问黎文英。



“笑你的屁股。怎么老是一翘一翘的，活像只猴子！”黎文英笑着回答。

胡敏小心翼翼地拍了拍屁股。“装甲板的温度都快40℃了，怎么能坐得住呢？”他说，“这可不关我屁股的事啊！温度高，车体小，连炮塔都这么矮，坐上也不安心！这家伙恐怕只有开进独立宫才能够发挥它真正的能耐。”

“你说得没错，我就看出来这东西在丛林战斗有什么过人之处。中国人把他送给我们，也只能当步兵战车使用，”黎文英对他说，“要不是敌人将河上唯一的一座大桥炸毁，昨天我们就应该直抵西贡。”

“到了西贡呢？”士兵们熟练地抓着风挡，齐刷刷地转过脸：“是不是可以放我们半天假呵！”

“是啊，是啊，”阿明嘴上叼着一根烟，神秘兮兮地冲着黎文英开起玩笑，“排长同志！据说杜·多大街想买什么，就有什么，这是真的吗？”

“的确如此，”黎文英不置可否地咧嘴笑了笑，“除此之外，那里也是乞丐、窃贼、娼妓日夜出没的地方。”

“传说堤岸一带，袒胸露乳的Ba dam（洋女人）遍地都是，这也是真的？”

“千真万确。”还没等黎文英发话，黄功南又风趣地帮起腔，“堤岸的脱衣舞场不仅遍地都是，而且非常出名，那里的舞女也全都是Ba dam。”

“难道就没有一个越南妹仔？”阮晋勇心有不服。

“噢，还真没有。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在西贡，贵族对本国的女人根本不感兴趣！再说了，跳那种淫荡的肚皮舞也只有Ba dam才会。”

“Ba dam，肚皮舞，呵呵，我喜欢！她们的屁股是不是像抛光了的橡胶那样弹性肉感？”那个来自福隆省婆拉山区的下士咂着他的厚嘴唇，结结巴巴地追问起来。这是个头脑简单、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除了要迫不及待地讨好上司外，他的这次中央高原之旅也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头天晚上，他和黎文英并排躺在路边毛毯露宿时，他就告诉黎文英，他希望这场战争不要结束太早，至少得让他亲手杀一个敌人。1965年，他爷爷在一次美国人巡回“复仇行军”扫荡中永远失去了生命。这个叫阮文典的下士还清楚地记得，在他9岁的那个七夕之夜，30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闯进村庄疯狂的杀戮的情景。他们命令村民在广场上排成扇形，然后让站着的人群变成了躺倒在地的一片尸体，……惨叫声顿时划破了夜的寂静，在开枪将全村40~50户村民一个一个射杀之后，他们